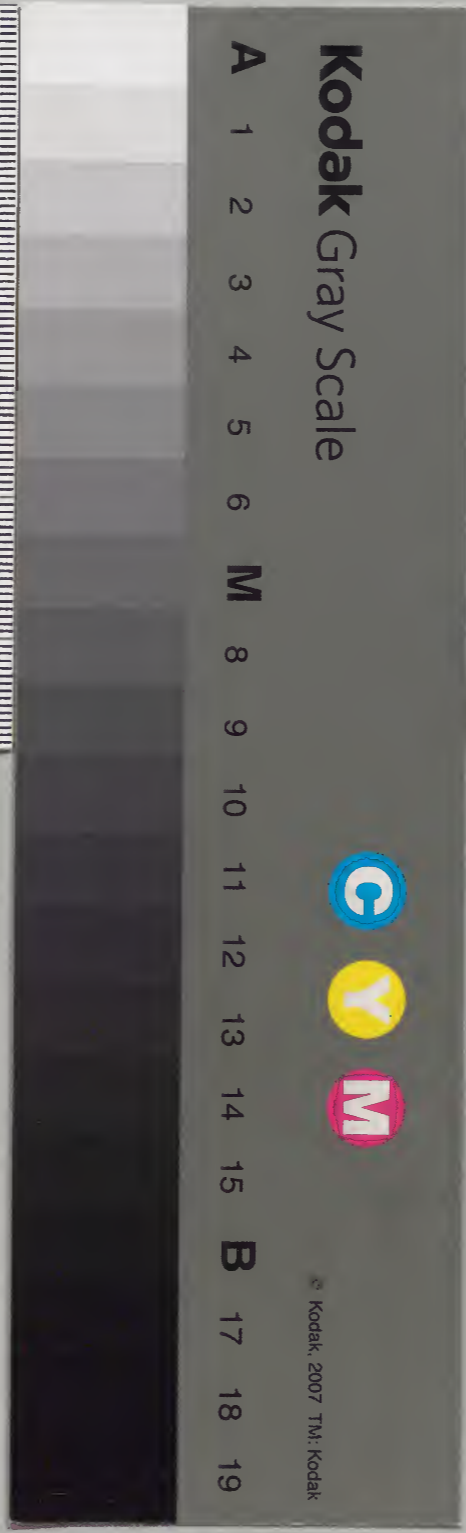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604
冊數	12 ( 6 )
函號	277 199



四書答問卷六

衛靈公第十五

陳章

問。明日遂行。以衛靈公問陳。又不能問禮歟。子路慍見。非為曾為道歟。厄於陳蔡之解。因子貢使楚昭王以兵迎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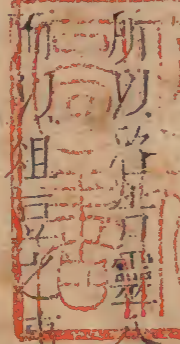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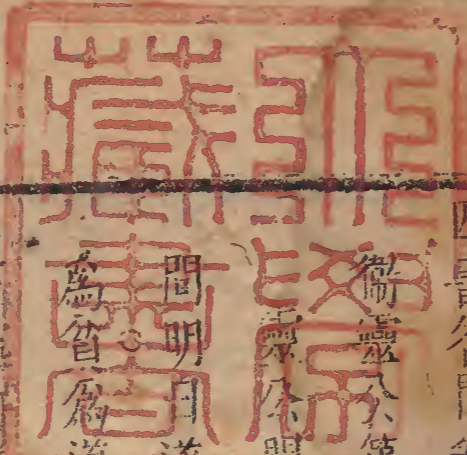
三處有疑請詳之。曾見陳。

夫子在衛日久。所以告者靈公者詳矣。而猶問陳。其志可知。

夫子對以未學。所以且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志猶未決也。

史記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鴻。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

淺草文庫



壽昌講堂

四書卷之四  
行。則。是。夫。子。之。行。又。以。禮。際。之。不。善。而。決。不。專。於。問。陳。一。事。  
也。或。問。之。說。如。此。於。本。文。明。日。字。方。見。意。思。總。註。當。行。而。行。  
無。所。顧。慮。說。遂。字。便。見。在。陳。絕。糧。之。困。蓋。若。顧。慮。則。不。成。行。  
矣。至。陳。而。上。下。無。交。餽。問。缺。如。是。以。窮。困。子。路。慍。見。謝。氏。不。  
欲。以。子。路。之。慍。為。不。安。貧。而。以。惡。無。上。下。之。交。為。言。朱。子。以。  
為。失。之。過。又。曰。君。子。固。有。窮。時。則。不。必。慍。也。小。人。窮。斯。濫。則。  
不。可。慍。也。是。夫。子。之。言。明。以。救。子。路。不。安。貧。之。失。何。必。謂。子。  
路。之。慍。為。道。而。不。為。貧。乎。史。記。云。楚。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  
往。拜。禮。陳。蔡。大。夫。發。兵。圍。之。論。語。序。說。按。是。時。陳。蔡。服。於。

楚。若。昭。王。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則。史。記。之。誣。見。且。  
果。因。兵。圍。絕。糧。則。子。路。不。應。問。君。子。亦。有。窮。乎。而。夫。子。之。答。  
更。無。當。於。事。勢。矣。總。註。曰。處。困。而。亨。則。只。是。窮。困。非。有。戒。心。  
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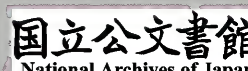
多學而識章

問。子。貢。以。夫。子。為。多。學。而。識。夫。子。問。以。發。之。子。貢。信。其。然。  
又。疑。其。非。而。朱。子。曰。然。字。也。是。非。與。也。是。下。文。明。曰。非。也。  
則。非。與。為。是。而。然。者。為。不。是。今。曰。皆。是。何。也。周。士。朗。  
識。謂。存。之。於。心。也。學。不。多。不。得。多。而。不。識。之。則。所。學。者。不。為。

己○有○聖○人○亦○直○是○事○事○理○會○如○云○夫○子○焉○不○學○是○也○只○是○於○  
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如○濬○得○源○頭○活○水○千○支○萬○派○莫○不○流○  
注○子○貢○之○學○多○而○能○識○原○不○為○錯○若○不○如○此○雖○得○了○一○亦○無○  
可○貫○但○不○知○所○本○則○所○學○而○識○者○汎○然○無○統○其○處○事○接○物○之○  
間○所○嘗○學○者○知○所○以○處○之○而○於○其○所○未○嘗○學○者○固○不○能○有○以○  
通○也○然○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於○體○之○一○也○夫○子○當○其○可○  
而○問○之○其○曰○然○乃○其○積○學○功○至○處○其○曰○非○與○乃○其○將○有○得○處○  
信○是○疑○底○根○脚○疑○是○信○底○轉○關○所○以○然○字○也○是○非○與○也○是○若○  
非○於○事○物○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必○不○能○道○箇○然○

子○這○然○字○便○如○曾○子○唯○字○亦○是○應○之○速○而○無○疑○也○然○亦○將○有○  
以○知○夫○萬○之○為○一○故○忽○轉○一○語○曰○非○與○於○是○夫○子○因○其○疑○而○  
告○之○所○謂○一○者○則○理○而○已○其○所○以○貫○則○是○理○行○乎○事○物○之○間○  
而○無○不○通○也○子○貢○聞○之○蓋○亦○脫○然○喻○向○者○之○萬○殊○為○今○日○之○  
一○致○而○無○疑○矣○

問語曾子之一貫以行言而此以知言新安陳氏曰彼以  
吾道冠於一以貫之之上此自多學而識說起而但云予  
一以貫之可見彼言行此言知也潛室陳氏曰緣子貢以  
知識入道故聖人從他明處點化曾子以忠恕明一貫驗



得是行一貫本不可分知行。但向人語處。其入頭各有塗。轍二說如何。虞書

潛室之說為優。而亦未盡。固是曾子資性剛毅。於行上得力。子貢資性明敏。於知上得力。然曾子之力行。未嘗不由於精察。察之精而行之力。則理與心融。其一以貫之。皆此心之全體。流行於日用事物之間。而無一不當。其則故曰以行言子貢之學。知亦豈不體之於行。但見得到。行猶未到。則心與理二。其一以貫之。只是知得事物。物皆此一箇理。以此一理通之。精粗本末大小遠近。都不能外灼。然見之而無毫髮之

疑。故曰以知言。

問雲峰胡氏曰。集注於參乎章。引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章引謝氏曰。天之於眾形。非物物而雕之也。俱是以天字釋一字如何。嚴崇王

雲峰釋字下得不是。蓋只是箇一。學者也是這一。聖人也是這一天。也是這一。一自無所不貫。一氣流行。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不待逐一裝點而成者。天之一以貫之也。一理流行。而萬事為本。為末。為精。為粗。不待逐一推測而通。此聖人之一以貫之。集註蓋猶中庸以天地之所以為大者。明聖

人之德使人觀天地則知聖人耳

由知德者章

問饒氏謂知在行先。曰知道知在行後。則曰知德知如何。在行後。此說難解。蕭士然

此章書或問已辨諸說之非。然自有集注以來。不考或問。而因誤作解。比比皆是。近時唯大全精言始能辨正。然亦未有和其說而令本旨昭明於世者。以論語或問。讀者皆弗深考。故也。或問云。史記以此連上章為一時之語。然則以陳蔡之大夫子路之慍見子貢之疑於多學。皆為未知德者歟。此言

陳蔡大夫發兵圍孔子。次以子路子貢二章而

之以此章似是說圍孔子者與慍見者疑孔子之多學者一

都。不知德馬遷未有此說。特其序記為可疑。故只用也。與

之詞以發之下云。諸說惟范氏近之。而其意似專指陳蔡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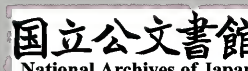
夫也。此言知德者鮮。夫子本泛說眾人。而范氏專指陳蔡大

夫。則雖不以子路子貢為不知德。其於本義為近。而亦未為

得也。下又云。諸說多謂知德為不自知其德。而以食不知味

為說。若是則曰。知道可矣。何知德之云乎。既曰德則乃已之

所得也。豈有已既得之而反不知者哉。此言知德者鮮。是已



有德而人之知者鮮。非謂已不自知其德也。語意已極明白。裏註德謂義理之得於已者。不曰得於心而曰得於已。則其對人而言可知。非已有之不能知其義味之實也。曰非已有之。則指人而言。必不是指得於已者而言。又可知。曰不能知其意味之實。則謂意味之實得於已者。無德之人必不能知。更可知矣。而今猶曰知德是自家知得。裏面滋味。世味不度以奪之。則仍然食不知味之見而已。豈有當於本旨乎。精言曰。子路慍見之意。謂聖人有此德。人宜知之。不應有此困。夫子告以知德者鮮。無君子固窮一般。見其不必因絕糧而

見此講家之破天荒也。願得一有力之口。至為受

無為而治者章

問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此眾聖人之所同。紹堯得人。尤不見其有為之迹。此舜之所獨。呂講云。只重紹堯得人。德不消說。說際會正是說德盛。恭已正南面。五字止作一容字看。是夫子極意形容無為之象。非推原無為之本也。此說如何。史載

此章上二句虛。下二句實。俗講虛底實。說實底却反虛。說是以全失其旨。德盛民化。不待其有為。與紹堯而又得人。尤不

見其有爲之迹都在下二句內大意蓋曰自古帝王不待有所作爲而四方從欲以治者其舜也與舜紹堯之後又得五  
 臣九官十二牧以任眾職夫何爲哉只是恭己正南面而治  
 天下之道畢矣注不徒曰德容而曰敬德之容蓋濬哲文明  
 無事乎操脩自外觀之止見其恭己焉耳而下民化之不言  
 而信不怒而威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侯氏曰篤恭而天下平  
 天何爲哉或問稱爲得之則凡虛說下二句而止以一容字  
 下恭己正南面五字其失不亦遠乎

五法而行章

問忠信篤敬講章要作四字分說是否孫孝源

忠信誠也謂表裏皆實總是無虛誕之意篤敬其敬也厚重  
 深沉敬而不篤則有拘迫之患敬必不久分作四項者支離  
 之見也

問參前倚衡是教之以下手工夫故注曰念念不忘兩則  
 字是務須如此之意時說然否魏大鵬

上言忠信篤敬則到處都行得去雖是反身脩德之功恐務  
 外者或只色取而居之不疑因言忠信篤敬必工夫積累到  
 純熟處隨其所在而常若有見然後言行方得忠信篤敬而



蠻貊之邦可行念念不忘是我不敢離這忠信篤敬參前倚  
 衡是忠信篤敬常在於我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尹氏拳拳服  
 膺之說或問謂以言其所以至於參前倚衡者則可直以是  
 為參前倚衡之事則不可拳拳服膺者不忘乎忠信篤敬也  
 參前倚衡則服膺之熟而自不忘乎是耳故忠信篤敬乃此  
 心實而不偽謹而不放之謂立則見在與則見亦曰此理常  
 存而無須臾之或離也豈別有一物恍恍惚惚似有形象往  
 來於心目之間哉故參前倚衡作工夫說不得

子貢問為仁章

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講義謂器字對下士大夫利  
 字對下賢仁集註嚴憚切磋輔氏謂事賢則起嚴憚之心

友仁則有切磋之益如何 陳昌選

善字利字都是活字其事其器其字指工言利其器謂須他  
 山之石以磨礪之也以是為喻則大夫之賢者士之仁者吾  
 事之友之而有所嚴憚切磋使此心日進於高明是彼正所  
 以利吾之器而為他山之石者也豈曰彼為利器而吾借之  
 以善吾事哉賢以事言亦未嘗不有切磋仁以德言亦未嘗  
 不有嚴憚如友直而得聞其過非乎責善朋友之道何得專

指切磋而言。賢大夫如鄭之子產。衛之伯玉。何得專指嚴憚而言。俗講淺陋。大率類此。

顏淵問為邦章

問行夏之時。所謂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者。請示之。周

引聲

天道不明。則時序錯亂。歲月無紀。官府脩為。失其先後之序。田里耕作。悖其次序之宜。故王者繼天出治。治曆明時。乃首務也。堯典。敬授人時。曆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舜典。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是夏時之見

於經者如此。詩。幽風。七月之篇。正是夏時。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見於農事者。又如此。蓋時以作事。自當以人為紀。以天而言。則三陽始備。而生物之功著。以地而言。則盛德在木。而改歲之義明。由是而四時五行皆得其中。正此夫子告顏子所以必取乎夏時也。此便是祖述堯舜處。便是上律天時處。問乘殷之輅。樸素渾整。異於周之過侈而易敗。注所云等威已辨者。何也。甘成教。

漢志云。奚仲為夏車。正建其旂。旒尊卑上下各有等級。蓋九旒七旒六旒四旒之旌。旌建于車上。各依命數。天子以十

二為節。堯舜禹皆曰車。至殷始有輅。名輅者大也。所以別為車者也。然其上所建旌旗不改夏制。故曰等威已辨。是為質而得其中也。

問夏時韶樂。此其大者。若殷之質而得其中者。何以只言輅。周之文而得其中者。何以只言冕。豈輅與冕亦如夏時。

為制度中之大者歟。尹思深

程注曰。發此以為之兆耳。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朱子曰。兆猶言準則也。非謂為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畧說四件事。做箇準則。餘皆可依此而推行之耳。即如放鄭聲。遠佞人。亦

只是舉此二者以示法外之意。只要知得此意。如虞夏君臣更相戒飭。則凡所以亂吾意而壞吾法者。自將無所不謹矣。豈曰唯此為所當放遠而已乎。

躬自厚章

問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呂講謂在我者此心。故當厚。期於人者。只此事故。當薄。不解責已之心。如何厚。責人之事。如何薄。則遠怨矣。是教人以遠怨之道歟。嚴潤

駁義謂其以心與事判厚薄。非知理者也。極是。心之在我者。有不實諸事者乎。事之在人者。有不本之心者乎。此所謂自

實厚而責人薄者。即如求乎子臣弟友者。不必期之以孝弟。忠信之極。而自責則不可以苟且自足。如此身豈不益脩。而人豈不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其效自如此。與告仲弓以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之意同。蓋語之使自考也。

君子義以為質章

問義以為質。下面三之字。有云指事言。有云指義言。又有云行之出之。指義言。成之則粘定。信上說。又有云信以成之。兼指義禮孫。請示之。周大倫

義者制事之本。以為質幹。則事是合宜之事。事與義非兩物。

夫安得指事而不指義。指義而不指事乎。禮以行之。承義以行之。下制事先決其當否。了懼其過於剛直而無節文。次序須要。禮以行之。然禮又嚴。出之必以退遜。是必和為貴而從容不迫也。行是大綱。行時出則始。自此出去。人固自行之合禮。而出之不孫者。則不免矯世以威嚴加人。此二句從首句層遞。相因信以成之。則是終始誠實。成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無信則義禮孫皆是偽耳。或問云。楊氏於孫出信成。不主於義而主於禮。雖是文勢相因。有如此者。然亦當歸之於義文意始完備矣。依語類或問說來。各句有意。



節次相因而信則貫於其中總歸於義所以為君子之道而非小人所得與也其於諸說可以知所取舍矣

君子矜羣章

問張南軒謂矜易至於爭羣易至於黨輔慶源謂矜羣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於爭黨蔡虛齋謂矜疑於爭羣疑於黨皆相似而實不同也如此說兩而不字乃折落之辭不應直下惟仇氏獨於矜羣內看出不爭不黨以何者為當

劉紹文

此是也集註兩然字正要別出矜與爭羣與黨絕不

之實來故不爭故不黨此其所以然也仇氏云此是守此氣羣是公心黨是私意四字分疏甚明又去源頭在君子則直之操和平之養上尤為的當蓋此章因世之爭者每託於矜黨者每託於羣故抉出君子之矜而全無乖戾之心羣而全無阿比之意所以不是爭黨者示人今之矜也忿厲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立心既異於是而其事迹亦迥然不侔

君子不以言章

問呂講謂兩句平說言字是好言人字是不好人當如此看否

黃如崑

壽昌講堂

兩言字固皆是好。兩人字未盡是不好。只當泛說。不以言舉人。如論篤有君子色。莊兩項人。當考其實行。不當論篤是與不以人廢言。如芻蕘亦可采。工瞽亦獻納之類。若限定是不好人。看道理便狹隘矣。兩不以。全在君子知言知人。

有一言章

問其恕乎。呂講謂恕字中實事無窮。擴充不盡。直至堯舜猶病。止是恕字極頭田地。竊思子貢問博施濟眾。夫子以堯舜猶病。裁抑之。此恕字即能近取譬之旨。似不應說到堯舜猶病去如何。

此說甚是不欲勿施。終身可以行之。謂行之無窮盡耳。語有問推到極處。便是以己及物之仁者。朱子曰。這未說那一邊。只說推在又曰。絜矩。正是恕。蓋言恕忠已在裏面了。恕是推此心行於日用倫常之際。豈有了期。如上下前後左右所惡。毋以貧賤可以行之。富貴亦可以行之。州里可以行之。蠻貊亦可以行之。一時不推此心。便濇塞。怨在用。上說然無忠。做恕不出。先是那體上活潑潑地。到用處自能推行。不至阻。然於尹氏以子貢之問為知要也。

誰毀誰譽章

衛靈

三

壽昌講堂

問看首節似乎毀不可有而譽不可無然下文集註仍接云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則中二句又似刺語如何閱士百節夫子自言不曰吾之於人無毀無譽而曰誰毀誰譽正見得毀譽非直吾之於人從無一箇以毀譽加之其必曰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者蓋欲人之善不欲人之惡此聖人對時育物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而此意則未嘗不存乃仁包四德統五常之發見證驗即所謂直道也若夫與世忽然無情不分白黑則恐其高者入於佛老荒忽之說而下者流於申商慘酷之科矣或問發明此理甚詳當檢看之

問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饒氏曰民字即上箇人字但人對己言民對君言緣有三代字在下故也存疑曰是說三代之君於民皆以直道而行稼書亦曰堯解指三代之民者誤當依存疑指君言但民心原自有直道三代之君特因之耳岱雲則兼三代之君與臣並一切士君子而言未審孰為定論李隆道

民猶人也如伊尹所謂是民斯民一般因下言三代故曰斯民註曰今此之民是也何從有君字可對而稱曰民乎饒氏漫言民對君言甚誣後來踵之者亦陋而已或問云古注范

衛靈  
壽昌講堂

游氏皆以為三代之君賞善罰惡皆以直道如夫子之毀譽不私也此說善矣然如其說則今宜云此三代之治民所以直道而行而不得如今之云也謝侯尹氏皆以為三代之毀譽於人者皆以直道亦如夫子之為也但侯尹不指言其為民而揚氏又自為一說亦以民為言但以毀譽者為一人直道而行者為一人耳此其說亦皆可通矣然如其說則經宜云此三代之民所以直道而行而亦不得如今之云也按或問據經以訂諸說則三代字之不屬君不屬民亦既著明矣天上不屬君下不屬民則三代者乃謂其時有道德之君子

耳。夫子言此以明吾之於人所以無所毀譽之故自不得上比於君下同於民蓋毀譽與君之賞罰有別亦與民之是非有辨賞罰者上之權是非者民之情權有及有不及情之所及者近而狹惟君子之稱說則其力無所不及或枉或直最關乎人心世道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蓋言今時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之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知古今之不異民則知古今之不異心知古今民之不異心則知古今民之不異道夫子言此豈獨曰我不敢不法三代之直道而行哉



四書各章 卷二  
亦願人不輕忽斯民。聳然念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底意思則善善惡惡。一反於正而蕩蕩平平之風不遠矣。故曰要緊在所以二字上。諸講都不體會此二字。是以說多支離耳。  
問眾好惡之必察。注云不察則或蔽於私矣。謂眾人之好惡皆私乎。抑謂眾人之好惡或有所私乎。徐邦能  
察者謂核。夫義理之公也。不察而遽信之。則我為偏聽之私。而其心有蔽。若將私字屬眾人。則是察眾人之私。不是察其所好所惡之實。不實於義。舛矣。張南軒曰。取於眾而察於獨。聖斯無蔽矣。蓋必察焉。只是要此理明諸心。而好惡當

於理耳。

問人能弘道。翼註云不重弘字。重能字。非道弘人。只反足上句。亦不重。是否。蕭士卓

道率於性。而具於心。故曰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當體便有許多道理。只須豎起在這裏。則光明四照。致中致和。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豈不是人能弘道。道體無為。道只是簡理。無有方體。安有作為。故必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豈不是非道弘人。人字最重。弘道即孟子盡其心。張子大其心之謂。然非道能盡之。非道能大之也。能此者

人耳無其人。道不能自行也。上下二句回環見意。少一句不得。外註張子四句。朱子稱其微而顯。須理會得。

吾嘗終日章

問章首十二字。朱子作一句讀。又曰。聖人他嘗恁地來。則時說謂無益。不如皆身親歷者。似亦不錯。思不如學。是懸

空與著實之辨否。徐邦順

朱子喜張子嘗言孔子煞喫辛苦來。蓋聖人雖是生知如學韶三月不知肉味之類。每做一事。便是全體至極。不似那半上落下底。然聖人發憤異乎眾人之發憤。豈真有勞心無益

之事哉。故註取李氏說。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發人耳。今須是理會。思是思箇甚麼。學是學箇甚麼。如何是思。如何是學。則無益。不如方有箇影象。若但曰思是懸空想像。學是致知力行。恐其連皮膚上也說不著。這件事若說道捉摸不著。全然是難。却只在這日用尋常間。乃我所固有。底不待他求。若說道目前便是全然不難。然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下手做工夫。却不會有多人做得到。蓋此事慢也。慢不得。急也。急不得。那有一思而便得之理。入門自有次第。進步自有階級。積累自有工夫。成熟自有火候。須是低著心平著氣。貼貼

地○依○他○順○著○理○做○去○先○難○後○獲○勿○忘○勿○助○久○之○道○理○自○然○從○  
心○裏○流○出○若○此○心○全○不○放○令○寬○快○公○平○只○要○强○勉○把○捉○終○是○  
果○兀○不○安○耳○

君子謀道章

問○陳○新○安○謂○食○以○食○祿○言○與○祿○字○相○關○耕○也○句○自○是○引○喻○  
首○句○謀○見○於○事○末○句○憂○出○於○心○是○申○言○謀○道○不○謀○食○之○意○

此○合○本○旨○否○  
馬永寧

謀○食○只○是○營○辦○家○計○不○必○說○到○食○祿○學○者○謀○道○非○全○無○志○多○

○即○事○體○吾○之○賢○而○給○其○心○又○或○惡○衣○惡○食○之○耻○而○或○其○志○

其○功○語○皆○如○此○攔○截○方○是○為○已○不○為○人○之○學○語○類○云○是○將○一○

句○統○說○了○中○央○又○分○兩○脚○說○蓋○耕○也○頂○謀○食○學○也○頂○謀○道○謀○

食○或○反○不○得○食○謀○道○或○因○之○以○得○祿○而○不○謀○食○者○公○然○不○貧○

矣○此○可○見○君○子○落○得○做○君○子○然○又○以○教○人○謀○道○以○求○食○底○意○

思○下○面○却○說○憂○道○不○憂○貧○使○和○根○斬○了○此○句○繳○清○首○句○合○中○

二○句○為○反○覆○推○明○其○意○憂○與○謀○總○此○一○心○亦○無○兩○時○俗○下○妄○

分○內○外○先○後○而○稼○書○以○謀○為○格○致○誠○正○之○功○憂○為○戒○懼○慎○獨○

之○事○殊○為○難○通○

衛靈

知及之章

問知及之何以便為得之。既得之何以仁不能守而失之。  
蕭士遠

知及之是知至於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非既得之乎。若能克去己私則是拳拳而弗失之。今不能然如已恢復土宇仍被敵人奪去相似故曰失之。

問知及之仁能守之已是明明德了如何氣習之偏尚有未化雖厚於內而不嚴於外使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  
程光前

知及仁守氣習之偏已自勝得九分九釐却尚有些子未銷化處雖是小節然須點檢教盡方得。

問動之不以禮時說如道之以德後未能齊之以禮然否。  
周弘功

知及仁守莊泣禮之大端已無不具只是使民去做這件事亦要有禮如一飲酒亦必有節文一耕耘亦必有恭遜及行路男女不同途田獵少長不相踰之類必至此方是明德新民止於至善。

問知及之仁能守之二句末節必復舉而不省者何也。蕭

士然

知及仁守乃致知涵養工夫雖德能潤身不可頃刻畧有間斷。惟民不莊動不以禮畢竟仍是這上面有欠缺故節節連此二句正有意思。

小知大受章

問君子可大受注以材德言小人不可大受注以器量言如何。姜國華

才器德量本無兩樣。但此章本文正意似若淺顯易見而講家多混而不清語類問小知是小有才大受是大有德。朱子

曰。邦如何說。不可字義理。且看他本文正意是如何說。今不合先以一說橫在胸中。便看不見。集注曰。此言觀人之法。將本文正意已明說了。然卒不能說不可字義理。是如何。因誤看集注蓋字以下四語。是釋不可字之正旨。故與觀人之法全無干涉。說來似君子小人各有箇不可。不可定在那裏。只須一看便曉。全非本章示人以觀人之法了。注云。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此解大有意思。本文不可主於觀者。而言不主在君子小人身。上蓋字以下。乃申說之詞。非本文正意。惟主於觀人而言。故都從不可折出。可來則君子小人

各有任用之處而事之大小亦無不舉矣。君子小人都略一讀。斷能辨其爲君子。則以小知之不可而使之大受。方可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也。能辨其爲小人。則使之大受不可。而以小知之未嘗不可。何也。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也。又曰。此章通上下而言。如顏曾可大受。則以道統傳之。冉閔則成其德。由求則達其材。是小知也。須善觀之。乃能因材而篤耳。通得此義。一家一邑之間。任有大小。人有優劣。皆當以此法觀之。寧獨朝廷任賢使能爲然哉。朱子文集中屢發此意。非敢妄違衆論也。

當仁章

問不讓於師。重在當字否。陳國樞

重在仁字。所當者仁。乃我所固有。非有爭也。何讓之有。

君子章

問貞諒之別。孟 稿

四德之貞。屬智。智有成。始成終底意思。故曰。真正而固也。貞則全是。而無非。其固守者正而已。諒則是底也。信非底也。信道不同章。

問時講謂夫子示人與謀當慎也。又謂重在善不可與惡。

四書名義 卷六 三

謀正不可與邪謀恐無濟而有害愚甚疑之 熊珍

此不通之論本意言善惡邪正之類各自判分如黑白水火之不相入而且相害必無相為謀之理與言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相似苟善矣何至與惡謀苟正矣何至與邪謀乎張子曰有受教之心則蠻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為謀此語不采入集註者以其非本旨耳

師冕章

問答子張曰然下句足上不分兩層是否 蕭培紀

然字承其與字之疑而決言之下句要看固字固者已然之

辭言相師之道本來如此注故曰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字以下乃是朱子推明聖人從容自中之意須善會之

季氏第十六

天下有道章

問首節通論天下之勢已詳後面復言天下有道者二何也 顏崇桂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言從古天下有道之盛也後二節因春秋之天下而追思有道之盛也經文言大約世數集註提出理字理者數之本即經文道字逆理是為無道諸侯天子所

季氏

季氏

封大夫。天子所命。故雖僭踰。猶蒙禮樂。征伐而為言。陪臣則大夫所自辟舉者。故變禮樂。征伐而曰國命。變自出字。而曰執此之謂逆理。愈甚。政不在大夫。是大夫自不得專政。非有所禁防也。庶人不議。是庶人自無私議。非箱其口。使不敢言也。無他。上下一於道故也。

益者三友章

問直諒有進德之益。多聞有明道之益。便辟善柔則不可以輔仁。便佞則不可以文會。如此分看。如何。金作霖  
須知友是虛活。用力字。益者損者在前。我友此三者則益矣。

我友彼三者則損矣。二矣字說得緊。或問云。集注之說亦釋其文之正意云爾。若推而言之。則三者之於人。皆有薰陶漸漬之益焉。皆有嚴憚敬畏之益焉。皆有興起慕效之益焉。味此。越見得益在於人。其收效全在於我。若憚其直。嫌其諒。忌其多聞。則所親愛者必在於彼矣。外注自天子至於庶人。皆當慎所友。其言旨哉。

益者三樂章

問樂節禮樂晚村。謂要從樂字看出禮樂來。此是如何。益世中



果因時文先講禮樂次講節字。然後講到樂字。則心與禮樂絕不相貫。故以為膠粘不上。而不知從樂字看出禮樂來之說。尤悖於理也。禮樂制度聲容之節。自在那裏。是現成底。若子於此歡喜去講明。使其是非不謬。而裁節之以進於莊敬和樂之域。則禮樂雖是文。而樂節之即吾心之中和也。今云從樂看出禮樂。則方樂時尚無禮樂。因樂始漸漸看出來。前此却樂箇甚麼。而節字亦全無下落矣。其弊不更甚於時文乎。須知節禮樂是內以養心。外以飭身之事。三字相連不斷。與夫道人善多賢友。則愛慕勉強之意。新直諒多聞之士。集皆是有益於己之事。特患不樂耳。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為益豈不大哉。

侍於君子章

問觀濤王氏謂語默皆當聽命於尊者而不得自由。稍不

檢點。便有此三愆。如何。金作聖

此章所戒。以其察理不精。而或蔽於氣質之偏。以失言語之節也。或數人同侍。則言有及我與未及我之分。或一已獨侍。則言有及此事與未及此事之辨。及之而言之時。亦須觀長者之顏色。或意他在。或有不樂。則亦未當言語。類又云。如對

人主言亦須看意思是如何。或有至誠傾聽之意，或不得已貌為許可自家這裏也。須察言觀色，因而盡誘掖之方，不可汎然言之，使汎然受之而已。然則察見顏色不善，亦非盡不言以承順之。或語或默，總有箇當然之節在。唯此心敬畏方能察見，而無三者之失。若只以聽命於尊者為主，則小人之伺候迎合者，皆能為之。與聖人戒人言語以時之意，全然相背矣。

三戒章

問內注云：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外註云：君子養其

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一以理勝，一以志帥氣，說不相遠。

虛齋謂其志氣下得混，何與？黃之鶴

志有定向，氣即赴焉。是謂志氣。眾人亦有志氣，只不敬以持之，不可謂志不直。以養之，則仍然血氣耳。朱子亦曰：到老而不衰者，此是志氣。故知范說極精，直是虛齋看不清在。

三畏章

問新安謂三畏平說，上節本無知字意，從下節推看方見。竟似集注於本外預透下文，愚竊疑之。葉德敬

因上節無知字字面，遂謂本無知字意可乎。渠恐將三畏說

成一畏了。故其言淺陋如此。不道小人一箇不知也是三箇  
不畏。且上章注亦以隨時知戒為言矣。又從何處推看預透  
乎。語類曰。天命即是大理。若不知這道理。何由知其可畏。  
但知天正未易言。須是收斂此心。讀書窮理。不令昏昧。日用  
事物。方有箇着手處。工夫便好隨淺深做去。自然謹慎。不敢  
逆天。更說畏大人。畏聖言者。以大人或居天位。或全天德。或  
享天年。皆天命所在。我這裡自當事之。以禮不敢踰分。聖人  
之言。發明天理。振醒聾聵。人心賴之不死。世道藉以維持。合  
下便當信而好之。不敢有違。惟君子能知天命而畏之。則於

一者。自不得不畏之矣。下注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正小人  
不知不畏之所以然。蓋見上注之精密。乃謂上節竟無知字  
意。總不曉致知是大學最初下手處。

生而知之章

問中庸說困而知之。此處困僅曰學之。何以不同。姚世鑑  
中庸意在說德性之本。故困亦曰知之。而總之曰一也。此  
章意在說氣質之不同。故困僅曰學之。而分之曰上也。次也。  
又其次也。斯為下矣。兩知之皆是知到那極盡地頭。包安行  
勉行成功在內學之者。非全然不知以其氣質難到知之成。

功而一底位分所以只說困而學之大賢以下皆此類也各句上半截便以氣質言各句下半截只是品分語耳稼書謂各上截以義理言各下截以氣質言說尚未瑩民即人也如天生烝民之民上三等皆民也條辨謂不學乃以民口之文義不通甚矣

九思章

問時講九思只是一思又有云思不止九以孰為是路坦此是聖人教人謹幾慎獨處謂思不止於九是汎然而思了謂只是一思又犯塊然守箇軀殼直到有事時方思也語類

曰有九思則是教人逐一做工夫然如是則泛然而無統更須反復就心上看見得外面許多費整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裏則戒懼慎獨無頃刻之失然後為能隨其所當思而思之方見聖人教人內外夾持起來庶乎此事成箇次第耳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也只是就視聽上理會如有一件可喜底物事在眼前便要看他這便被他蔽了這時便知得有箇義理在所可喜此物在所不當視這便是見得道理便是見得不蔽於眼前近底故曰視遠惟明有無益之言無稽之言與夫諂諛甘美之言有仁義忠信之言仁義忠信之言須是將

耳常常聽著。那許多不好底話。須莫教他人耳。故曰聽德惟  
德。此皆語類所記。辭近指遠。推此看下七句。思過半矣。

見善章

問此二節。夫子因所已見之人。而思及所未見之人。意重  
下節。而虛齋云。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皆是求志之事。

愚竊疑之。蕭士然

知善惡而誠好惡之。此成德之士也。冉閔之徒能之。故曰吾  
見其人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此二句含蓄多少  
意思。天德王道一齊具備。未行則蘊諸中。行則見諸事耳。隱

居非未仕。何學時求志。非方去尋討。如伊尹處畝畝而樂堯  
舜之道是也。行義不僅是出仕。亦非如仕以行君臣之義。未  
子曰。是得其位而行其所當為。臣之事君。行其所當為而已。  
行所當為。以達其所求之志。如伊尹就湯於身。親見堯舜之  
君民是也。故曰所行之義。即所達之道也。顏子可與禹稷同  
道。而不得與伊呂同功。其易地皆然者。德業已全於已也。其  
潛藏不見者。用舍各值其時也。曾點之浴沂詠歸。幾於隱居。  
以求其志。而未能行義以達其道。漆雕則方篤志於斯者也。  
故曰未見其人。語類云。這段緊要。却不在吾見其人。未見其

季氏

尋自講定

人上且就本文逐字剔碎了見這道理直透過無些子滯礙  
如此兩節淺深自易見因憶程子曰人只說某不教人做科  
舉文字其實某何嘗不教人做科舉文字即如此二節若依  
語類所云將古語四句意思涵泳真見得裏面意思出却依  
體式作出文字豈不順理而成章則謂朱子之語都是教人  
做科舉文字可也

陳亢問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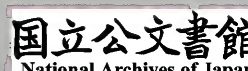
問陳亢說問一得三詩禮非其所未聞今一提醒便若聞  
耳意自重在遠其子上此講如何閱燕蘭

亢云問三異聞得三異聞聞詩聞禮豈謂聞斯二者之當學  
哉蓋曰吾聞君子之教其子一則曰詩耳再則曰禮耳因此  
又聞君子不私厚其子直推而遠之與門人等也又聞正從  
上兩聞來此其所以退而喜而朱子謂其私心之未忘也觀  
尹註亦自可見

陽貨第十七

性相近也章

問注曰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也中庸章句曰天以陰陽  
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似言性皆兼氣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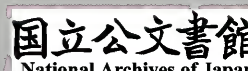
而先儒曰天命之謂性。性字以理言。此何謂也。徐國柱

先有理而後有氣。及有氣埋。又便在氣之中。性者太極之全體。以其不雜乎氣質者而言之。所謂天地之性也。無相近之可言。箇箇只是一般子。思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是也。以其不離乎氣質而言之。所謂氣質之性也。有美惡之不同。便是兩箇物事。然皆不甚相遠。此所謂相近者是也。只是一箇性。非有二也。

問氣質二者其分如何。蕭士谷

陰陽氣也。到五行則漸有質。然有陰陽便有五行。五行一陰

陽也。故單言氣便包得質。如言氣稟之性是也。單言質亦包得氣。如言生質之性是也。魏了翁曰。天氣而地質。稟亦是太綱如此說。天非無質地亦非無氣也。人之偏正昏明氣也。純駁厚薄質也。氣清則明濁則昏。質純則正雜則偏。氣清而明則質心純而正。氣濁而昏則質必駁而偏。又有氣美而質惡。質美而氣惡者。然以其初而言則氣之濁而昏者。猶與清而明者相近。質之駁而偏者。猶與純而正者相近。到得後來大相遠。則習為之也。以其常者而言。善者習於善而益善。惡者習於惡而益惡。以其變者而言。善者習於惡而或失其善。惡者習於善而或失其惡。



者習於善而或失其惡其相遠蓋有倍蓰而無筭者然要非性之本如是也

問講章云相近者以本然之體尚在所以未甚相遠是否

蘇大殺

便到習相遠時本然之體仍在也其所以相近者譬之井水其初雖濁但不甚清耳汲之者多泥滓起而益濁然未可謂本然之清遂全無也濁者亦不可不謂之水夫子言習相遠正是要人善反之欲仁仁至何須大故費力故曰有教無類

### 子之武城章

問夫子莞爾而笑虛齋云句絕曰字連下岱雲云曰字連莞爾而笑作一句讀下句卽在笑時帶出二者孰是

蕭行

莞爾下注曰蓋喜之也又用因字以發下句之解總注曰故夫子驟聞而淡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則虛齋之說爲得分明可見虛齋又云言之戲是假設以試其實見何如岱雲以爲謬者是也但並其上面說得是底而盡翻之則亦非也問學道二句子游述夫子之言耳而夫子以爲偃之言何也

誠有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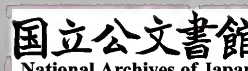
注云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可見是子游撮舉夫子所常



言者而為言。非夫子恰恰如此云云也。昔者偃也聞諸夫子。讀斷曰字以下至也字。只作一句讀。注云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正釋其語。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此則也。字尾聲中之意。是雖稱夫子之所常言。而本此以教武城之君子。小人則子游今日之言也。首節注曰子游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絃歌也。皆字兼君子小人與此注皆字同。集注之細密如此。

問虛齋云學道不專謂禮樂。而禮樂在其中。晚村亦云禮樂是道之大者。因絃歌而發。故直指禮樂是否。周士人

渠等看得道大而禮樂小。則牛刀之喻不當。直以大道注之。止宜用禮樂字。朱子豈誤以禮樂為即大道乎。大道固無所不包。其體曰仁。其用則禮樂而已。故禮樂與仁一例。偏言之則一事。如禮樂刑政之屬是也。專言之則脩己治人之術皆統於此。或問云禮樂之用通乎上下。無小大之殊。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天下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耳。然則宇宙間瀰漫布護無之。而非禮樂之道也。舍禮樂則大道之用於何而見之哉。



問末節二句。依註分兩層看。上句嘉子游之篤信。下句及以解門人之惑。此解如何。胡楷  
不可如此分解。語勢先喚二三子。上句直連下句。一氣貫注。蓋曰二三子。偃信得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其言是也。我前此蓋淡喜之。而反言以戲之。原非有兩般意思。不可以此而疑小邑。不當治以大道。淡嘉解惑二意。須合兩句見得。戲字即是喜字。乃自實之辭。非謂其言假設。教門人莫認真也。聖人豈有不實之言哉。總註須細心讀。

子張問仁章

問注云。能行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黃勉齋曰。心主乎五者。則心之德存。以此施之於事。則事之理得。是心與理分內外體用而言也。輔慶源曰。五者皆心所具之理。而仁之發也。是說五者從仁而出。蔡虛齋謂其非本旨。而曰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偏。信則心不僞。敏則心不怠。惠則心不刻。此皆理之所在。故心存則理得。不可分析。而陸稼書又非之。謂心與理必要分析。以此五者存心。則心自然無私。以此五者求理。則理自然恰合。蓋祖勉齋之說者。後來講家。或以五者為理。以仁為心。或以

四書各章  
卷六  
五者爲心以仁爲理或以能行貼心存以於天下貼理得  
又或以於天下貼心存爲仁矣貼理得如此紛紜安所適  
從 蕭士燮

仁者本心之全德也所得於天之正理也張子曰天體物而  
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是仁也者心與理一而不二之物事  
也一有私欲起而間雜之則心與理爲二而本心之德壞矣  
故必能行五者則心存而理得蓋人才輕慢則心走了更有  
甚天理才嚴肅則心在這裏便是理之當然下四項亦如此  
看然如此猶未爲仁何也恭時如此若不寬則又失了又或

時時恭而一時不恭事事寬而一事不寬則亦失了故必於  
天下方有以全其心之德而爲仁注曰無適而不然却是兼  
內外體用而言未發時此心寂然不動萬理畢具有以立天  
下之大本及發時感而遂通隨事順應有以行天下之達道  
是謂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若離理言心則所謂心者非異  
端元虛隱僻之心卽常人昏昧紛擾之心其存也不可爲心  
之德而離心言理則理之在事事物物者乃天下人公共之  
理於我何與今日以此五者存心而心無私則天理不待  
求矣何爲又以此五者求理而理乃得恰合耶諸說蒙引爲

是

問恭則不侮等句注曰又言其效如此子張務外夫子每教之鞭辟向裏今說到效不且益其高廣之疾乎而上文

五者以為因子張所不足而言果何謂耶吳相

若如時講則不侮得眾等皆取必於人不獨以之告子張為益其疾而亦不可以垂教於後世本旨乃示人以心存而理得底樣子所以是能行於天下之效或問云不侮謂我不侮人耳謝氏之說恐未然也上蔡謂人不侮我故朱子辨正之又語類云任是人靠得自家如所謂任俠者是能為人擔當

事也又云須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斷方有功若今日作明日輟放下了又掇起幾時得見效只寬惠二句未見語類但推類以及之則得眾足以使人雖是說效莫非鞭辟向裏是皆子張之所不足蓋好高務外則五者必不能行而好為苟且難能之事安得有如此之效此與末篇寬信敏公四句只是一理但彼言王道乃措諸事業者而此則天德也

小子章

問總註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講章云句句要跟學字又有

四書各附 卷六  
云興觀羣怨是人心。可以。是詩之理。須作兩層看。二說得失如何。張崇德

只當作一層看。首句之下。單提詩字。得下七句。言詩之益於性情倫物。本自可以如此。如此。故學詩之法。此章盡之。非待既學而後可以如是云云也。或問尹氏說可以觀云。無所底滯。而闕理自明。朱子曰。則是可以觀者。不在於詩。而在於學詩之人。明理之後也。失之遠矣。此條講家都不曾見。

問可以觀。新安陳氏曰。觀詩所美所刺之得失。亦因可以考見我之得失。兼此二意。方盡。李氏條辨云。只重觀己一

邊。未知孰是。趙楷世

此句或問最詳。曰。夫子之意。蓋謂詩之所言。有四方之風。天下之亶。古今治亂得失之變。以至人情物態之微。可考而知也。而張子以爲觀衆人之志。范氏以爲觀衆人之情。呂氏以爲察事變。楊氏以爲比物象數。有以極天下之賾。皆各得其一偏。然則陳李二家之說。都爲失之。

問可以羣。可以怨。蒙引謂集注和而不流。怨而不怒。是指詩人之情。乃所以羣怨之故。當否。吳相

詩人之情。溫厚和平。而其美刺之言。又皆長於風論。不卑不

亢其處眾也。也可以和而不流。其遭變也。可以怨而不怒。蒙引亦誤。將可以羣怨等句。屬之學詩之人。而不知本謂詩可以學詩。可以怨耳。

問。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是言家庭內所以事父。朝廷上所。以事君。其道無所不備。多識句。注曰。其緒餘何也。高大拱。邇之遠之內。人倫無所不包。集註人倫之道。詩無不備。是釋。各句上二字。二者舉重而言。方釋事父事君。有謂遠邇不粘。致君父者得之。緒者絲端也。上六句是詩之大端。只要知得。上數者之有益。而此之足以資人者。已不俟專意尋討而記。

之於心矣。故曰其緒餘。

子謂伯魚章

問女為周南召南。注為猶學也。時講謂兼會之於心。體之於身。方是學。故不為則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如何。彭

定邦

為此說者。意欲求深。而不知反見其淺鄙也。朱子曰。為字如。固哉高叟之為詩之為。只是謂講論耳。橫渠所謂近試。令家人為周南召南之事。不知其如何地為。又張敬夫云。為者躬行其事也。朱子曰。尋文義恐不然。蓋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惟

禮須執持詩書只是講習討論乃窮理之功而詩尤在於諷  
 詠二南固皆脩身齊家之事然其本只是性情之正為之者  
 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則刑於寡妻至於兄  
 弟以御於家邦不過舉斯加彼而已凡面牆者必一物無所  
 見故一步不可行若有所見必不至於一步也行不得故由  
 朱子講論之說則明於脩身齊家之理而即為有得於關雎  
 麟趾之意由敬夫躬行之說則於為字之文義不合即於學  
 詩之道理亦乖今人於四子之書全不講論只依俗說牢記  
 在心難乎免於面牆而立也矣

色厲章

問大全王氏曰譬諸小人則是指當時之大人也如何  
大猷

學儒者之學則異於小人而為大人豈必居位乃為大人乎  
 苟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則比諸細民中之竊賊夫子正為  
 讀書談道者發耳

鄉原章

問注曰鄉者鄙俗之意蒙引謂見得非士君子公論所在  
 夫既不為士君子所齒而俗人稱其謹厚乃以為德之賊

而深惡之何也

夏弘壽

聖人之心常欲斯世斯民興起於善而鄉原全無見識不顧理之是非有時也似箇好人然背地裏却做不好底事一味謾人使人都道他好他遂自以為是敢於譏訕狂者循者如此則流俗汙世聖人如何變易得過來謂之賊者以其亂德也朱子以五代時馮道實之足見此輩之深可惡矣

予欲無言章

問雙峯饒氏云聖人是要人就他躬行處體認莫只於他言語上求蓋就躬行體認便件件把作實事看若只就言

物在道中實實在道理如此非是表暴自家目前天何言哉首句是說天何言末句天何言二句正見其所以無言二者當否

予貢以言語觀聖人便能得其言是其積學可為處其他時人不能及也若於此察其天理流行之實而得其所以言便是一以貢之觀會而下朱子復有語云敬夫子以予欲無言發之于貢疑而問之真問至學而誠之考對以然非與正同故語類以為顏會則不特疑同若子貢以下又不知所疑矣



夫子直示之曰天何言哉此一語盡情狀出天者實理之原  
何言者謂是不消得說只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之所以為  
天者其理已盡於其中矣何只是濶濶上一句要面意思耳  
集注云聖人之一動一靜莫不如此皆義之發亦天而已豈  
待言而顯哉可見經文雖只說天便是聖人說自家開有本  
就予欲無言既予實有于知不言一矣此即明以不之天  
有理而已矣豈散曰莫若天理發見流行之實則在我者亦  
與天理而已矣何嫌於身為受是耶況言未明言此與言  
此理之宜和

有所不能盡否曰不盡知只是不消得說  
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箇甚麼若云  
不能盡便是真有不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  
而後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了細味此條合之  
集註夫子只是要人察見天理流行之實耳能從大本原上  
覓得透徹則得其言而即得其所言雖有言亦可雖無言  
亦可若見不得到這裏則躬行踐履之處亦將有所不及知  
矣今日不當於言語上求豈聖人之妙道精義在言語之外  
而言語反為空虛無實之物事乎

問注云聖人之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胡雲峯以  
妙道為體。精義為用。蔡虛齋謂不是妙道精義在內。却發  
在動靜上。李岱雲謂妙道在靜處看。精義在動處看。三說  
夫能釋然。川一成。

道者天理之自然。微不可見。故曰妙。義者人心之裁制。秩然  
有理。故曰精。如當動而動。當靜而靜。此是義之情。所以動而  
靜。靜而動。此是道之妙。道為義體。義為道用。就在一動一靜  
之間。見出來。非是妙道精義別在幽淡元默之處。却發而為  
一動一靜。此是道之妙。道為義體。義為道用。就在一動一靜

也。形而上者也。然萬動時太極便在動裏面。及靜時太極  
又在靜裏面。動了又靜。靜了又動。如環無端。皆天命之流行  
也。所以時行物生者也。聖人之動靜。都有箇太極在。若不是  
有這渾淪底。如何會恁地一動一靜。是故妙道精義。語不能  
顯。默不能藏。語時也是這箇默時。也是這箇子貢得其言而  
不得其所以言。是得聞夫子之文章。至是以天何言哉。示之  
雖猶未喻。然自是亦有以知夫性與天道矣。時講之謬。自當  
見得。

範食終日章

易

是

問無所用心難矣哉難者何謂也為博奕何以猶勝此一  
單人 朱子學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此心向義理上莫走入邪僻  
去人禽之分在此而已心有所用則有所主此是為中人說  
且教他主於事如才讀書心便主於讀書才寫字心便主  
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難矣哉危之之辭  
謂知身在懸崖上一般所以博奕為之猶勝博奕陶公以為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此心向義理上莫走入邪僻  
去人禽之分在此而已心有所用則有所主此是為中人說  
且教他主於事如才讀書心便主於讀書才寫字心便主  
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難矣哉危之之辭  
謂知身在懸崖上一般所以博奕為之猶勝博奕陶公以為

○不○至○所○以○說○人○心○惟○危○吁○可○畏○哉  
○程○紹○州○曰○其○言○有○百○四○字○無○假○與○勝

君子尚勇乎

問君子義以為上即是義以為質否 程紹州

非也此答子路尚勇之問曰義以為上是言勇於行義見得  
成憲之士非是不勇只是見義則必為其勇也大非徒然血  
氣之小勇下文所以言有勇而無義之害不可將義與勇來  
對說至義以為質則言君子制事之道其意各有所當

惟女子章

問女子小人先輩專主宦官宮妾然歟

姜友堅

聖人之言通乎上下有國有家者皆有女子小人皆須知其難養有始終近之者有始終遠之者有始近之而終遠之者有始遠之而終近之者又有忽近忽遠屢變無常者又有亦近亦遠從中調停者皆非道也注云莊以泄之易家人所謂戚如之吉也慈以畜之所謂有孚之貞也近之非莊亦不是慈之非慈亦不是莊必兼盡其道則養之亦無難耳

孟子卷十八

滕文公下

問殷有三仁與夷齊之求仁而得仁同否李含齋

同謂之仁則各得其本心有何異處就其所處而言則三人行之已不同况夷齊乎集注於夷齊之仁曰有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於微箕比干之仁曰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詳味之三人之仁較之夷齊為更淡而其心為無有不盡故夷齊僅曰古之賢人而三子則直稱之為仁也夷齊只是一箇逃去則心安而理得更無甚事三人分上各有難盡處當去者若死當死者若去只合佯狂受辱者若去若死則於理拂矣如何

全得。心。之。德。今。三。人。憂。君。愛。國。之。念。同。出。於。至。誠。惻。怛。無。復。一。毫。之。私。而。其。去。就。生。死。又。各。當。乎。理。而。無。一。毫。之。違。集。註。曰。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則。與。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者。固。有。間。也。卽。一。事。之。仁。而。其。終。身。大。體。於。此。可。見。所。謂。觀。鳳。一。羽。而。知。五。色。之。備。有。謂。去。奴。諫。死。是。外。邊。事。但。見。於。愛。之。理。不。拂。未。便。見。其。能。全。心。之。德。須。反。覆。看。者。殊。不。可。解。

齊人歸女樂章

問季桓子受之。饒氏謂當時辭受之權。盡出於季氏。蔡氏

謂孔子相魯。墮都出甲。桓子忌之已久。故勸魯君受之。二

說孰優。蕭士相

饒說是也。魯政逮於大夫。自季武子。歷悼子。平子。至桓子。已四世。國有大政。季氏專之。君無與焉。何有於餽遺之受。孟子說孔子有見行可之仕。不曰於魯定公。而曰於季桓子。此亦其證也。

長沮章

問鳥獸不可與同羣。此句只跌重所當同羣者。斯人而已。以破其辟人辟世之說。又有謂重在鳥獸句者。請示。虞浩

桀溺以辟世自處而以孔子為徒辟人如去魯適衛去衛適陳微服過宋之類不知孔子之辟人特以義為去就而未嘗與人絕也若辟世則與人絕而與鳥獸同羣矣故或問謂夫子此論乃所以譏桀溺之辟世而與人絕耳非以自解其不辟人也春秋時荷蕢丈人皆是潔身亂倫之人乃楊子為我之學孟子闢之為無君是禽獸蓋本於此

子路從而後章

問不仕無義如丈人之潔身而亂大倫是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則不潔身以亂倫是正意而注云亦非忘義以

徇祿也存疑以此為餘意是否蕭士說

君子之仕不是專心一意只求仕如有見行可之仕桓子受女樂而孔子行有公養之仕靈公問陳視鴻而孔子行故君子之仕固是義行亦是義若只不仕便都無了故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道雖不行而不潔身高隱合則從不合則去以是為行其義耳道與義未嘗相離如丈人截然直斷只見一邊故注末二句似見兩意其實只是一意理會不透則又只見這一邊是專以無不可者異於逸民而非無可無不可之為時中矣

逸民章

問我則異於是。仇先生云：前數章記隱士，至此叙古逸民而折衷於夫子。正見夫子用舍行藏隨時變化，而非一於。逸也。如此通看，似為得之。朱紫貴

逸。訓。遺。逸。不。是。隱。逸。民。者。無。位。之。稱。隱。逸。是。已。自。遁。去。遺。逸。是。人。自。棄。我。如。遺。佚。而。不。怨。佚。與。逸。同。前。叙。七。人。後。言。我。乃。自。附。於。逸。民。之。後。也。則。異。於。是。對。上。其。志。其。身。與。言。行。之。屬。而。言。無。可。無。不。可。者。可。不。可。有。一。定。之。理。我。則。因。之。仕。則。仕。止。則。止。久。則。久。速。則。速。絕。無。固。我。於。其。際。可。不。可。有。自。然。之。運。我。則。律。之。仕。而。仕。止。而。止。久。而。久。速。而。速。絕。無。意。必。於。其。間。我。之。為。逸。民。如。是。而。已。所。謂。依。乎。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於。此。可。以。觀。焉。

太師摯章

問記太師摯適齊以見夫子正樂之功。時說本集注張子之說似為得之。吳承堂

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此本旨也。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此時變魯至道之思猶未忘也。圖鳳不見周公無夢叙列逸民而以己附之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記者於是

記樂官之賢者相率散去亦足見聖人過化存神之妙

周有八士章

問篇末記此時講以為追思周室人才之盛也。然歟。談餘  
師摯章後總注曰末章放此則八士皆隱遁之賢故時地姓  
氏俱不可考。列此於篇終其為衰世之志無疑也。注故云其  
所感者深矣。蓋言使其幸生盛時沐浴王化亦必卓卓有所  
表見而斯民得以被其澤。即使其得聞聖人之教以裁其過  
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亦必不僅於此而已。如此看方得  
當日記此一篇之意。

子張第十九

執德章

問執德不弘注曰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信道不篤。  
注曰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孤字廢字請發其義。周  
世儒

德不盛大是孤底意思。道不堅固是廢底意思。顏子得一善。  
則拳拳弗失。隨得隨守。此識量廣大容受得許多才狹隘則  
不特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有片善則矜見人之善  
則不喜告之以過則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弘則精底



粗底大底細底。但是道理掉放在裏面。都收納得。信道如何。得篤。須自理會。見得真實。任如何說。都搖惑不得。不篤。則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易曰。貞者正而固也。知得是正。而弗去。雖至於死。亦不移。方是篤。此各是一箇病。世固有自執其小善。然不害其為信道之篤者。亦有信道不篤。然却有兼取眾善之意者。弘篤猶言弘毅。相似不弘。德亦自執不篤。道亦自信。只是不能任斯道之重。而行之遠。故不足為輕重耳。

日知其所亡章

問上二句不以知能分界。所知所能中皆兼知能。但依黃

勉齋說。求之敏。則能日新。守之篤。則能不失。如此是知與無忘對。所知與所能對。而胡雲峯曰。月者日之積。月無忘其所能。惟恐失其日新之所積也。依此則又似對說不得。如何。蕭士然

此二句語似對。而意全不對。好學之功。全在上句。其所亡者。日知之。而為其所有。此便是其所能。若非日有所知。則今日之得。過幾日又忘了。如何會到一月後。還記得。惟是日日檢點。校勘此意。長長地新到。長遠後總計起來。逐日所能。底無不識之於心。未嘗忘失。非每日有知其所亡之功。又有月無

忘其所能之道亦非知其所亡之日。別有一段無忘其所能之學。合一月計之而得此驗也。語類曰：此章與溫故而知新意却不同。溫故知新是溫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是因知新而帶得溫故。或問亦曰：范氏以知所亡為知新，猶可以無忘所能為溫故，則不可蓋溫故者慮其遺忘而溫習之無忘所能，則其見之之明守之之固無待於溫習而自不能忘矣。觀尹氏不失之云，則可以見其得失也。故黃胡之說皆與尹注不合。

博學章

問注云：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則宜四項平說。陳新安謂博學先提其綱，篤志切問近思是分其目。朱子亦詳云：此是為學之事，則學自是綱，但如此說又覺本文兩而字不得分明如何。李廷焯

博學是都要理會，若只管汎汎地外面去博學，更無真誠懇切之志，反看這裏便是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麻木不仁底死漢了。如此則博學篤志是兩項事，中間而字亦自分明。篤志於學有問必切於為己，而又近思只就這裏近傍曉得處，揆將去透了一件，因此推去做那一件，如此則切問近思亦是

兩項事中間而字亦自分明合之為四項而學字為主有何妨礙又學問分為兩項而篤志而近思則所學問者便有歸宿這心不至泛濫走作只在這腔子裏仁便在其中

又問仁在其中矣集注初本曰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後來以所有自熟易之黃勉齋曰以學志問思為有益於事乃是有所求而得之不若專主於心之所存而言乃為求

此而得彼也此說合否

胡楷

或問云講學之間能如子夏之云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於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志於講學而可以為仁則亦何

害其為求此而得彼哉據此則前注事皆有益之云易之以所存自熟固自有意詳攻語類云能此四者則心不放逸而天理可存又曰此全未是說仁處方是尋討箇求仁底門路當從此去漸見效在其中謂有其理耳又曰明道常說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若能如此便是心在己是有七八分仁了據此看來如事皆有益之云則是心存而理得竟是躬行實踐以後之仁今日所存自熟自字非謂天理之存於心者已自然純熟亦曰自會漸漸成熟耳少不得還要非禮勿視聽言動做實踐功夫此改本之所以為精確也有謂仁

在其中已是爲仁而全其心之德者與朱子說書之旨全不相符須明辨之。

### 百工居肆章

問此章集注二說相須其義始備陳新安云前說是本意

觀兩以字可見未審當否 蕭士光

既曰相須始備則如四體之不可少一矣而曰前說是本意後說是餘意便是與經傳作拗斷不可從非學無以致其道而學所以致其道正從中間以字看得必須兩邊說始不偏於一耳孟子曰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此致其道必須乎學

之謂也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此學必須務致其道之謂也。又曰此章猶詩之興體而有意義者必謂學是居於膠庠中則拘泥不通矣然泛泛以致知力行爲學亦非此章之旨伊川曰欲適道舍儒者之學不可此言極有味也。

### 小人之過章

問此是憚於改過注又曰而不憚於自欺何也 王求高

憚於改過固得小人必文其過之情又曰而不憚於自欺方得小人所以必文之根要看小人之三字小人不知天命而

不畏故其過也必不能改而惟掩飾日究於汙下此章不是望小人改過只是教人當以小人為戒而必慎其獨使不至於有過而已

有三變章

問變者神妙不測之意自接見者覺得如此與謝注君子

非有意於變者似乎不謬孫孝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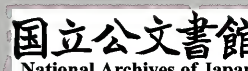
變訓動也不是變更之變漢書待呂氏變而共誅之師古注變謂發動也君子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動於貌者儼然而莊動於色者又溫然而和動於言者又確然而厲他人儼

然則不溫溫則不厲唯君子全之故曰有三變凡人亦各有變但無此三者若以變為變化難測則君子之三變與諸佛之三十二變相無異也豈所以語君子乎謝注如良玉溫潤而栗然又溫潤又堅栗亦是玉之精氣發見如此非是良玉屢變不測

君子信章

問信是人信我註云至誠惻怛是說人所以信之之由此皆平時前一節事不在臨時商量此論是否蕭士信

古注或專以信為在己或專以信為在人朱子謂以文勢推



之○恐○皆○未○盡○故○集○注○唯○取○范○氏○誠○意○交○孚○之○說○而○自○注○曰○信○  
 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則○是○人○我○上○下○交○相○孚○信○而○無○一○  
 毫○之○欺○偽○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  
 者○也○可○見○人○之○信○我○其○本○全○在○於○我○之○至○誠○惻○怛○有○以○感○之○  
 此○不○易○之○道○也○此○章○為○愛○民○必○勞○民○忠○君○者○必○諫○君○故○語○之○  
 以○信○為○先○使○之○得○以○勞○而○成○其○愛○以○諫○而○成○其○忠○則○信○非○可○  
 經○年○累○月○以○俟○其○水○到○渠○成○而○未○信○則○當○勞○亦○不○勞○當○諫○亦○  
 不○諫○以○避○厲○謗○之○疑○也○如○此○豈○復○成○道○理○乎○至○誠○惻○怛○而○人○  
 信○之○此○語○極○有○意○思○果○是○豈○弟○君○子○一○下○車○時○威○儀○言○辭○敷○

政○設○教○便○自○有○感○動○人○處○其○立○朝○端○忠○君○愛○國○不○有○其○身○之○  
 義○積○於○中○必○著○於○外○君○亦○必○以○股○肱○耳○目○視○之○如○是○而○勞○而○  
 諫○自○無○以○為○厲○已○謗○已○者○其○曰○未○信○乃○謂○無○至○誠○惻○怛○之○意○  
 以○感○人○而○人○不○信○之○今○以○未○至○於○信○時○而○為○言○豈○不○悖○理○之○  
 甚○而○蒙○引○謂○君○子○立○心○切○要○他○信○者○尤○屬○不○通○至○有○謂○當○其○  
 未○信○事○勢○所○至○亦○須○勞○諫○者○則○襲○或○問○之○語○而○失○之○不○詳○故○  
 於○本○文○亦○為○相○戾○或○問○曰○然○則○盤○庚○之○遷○比○干○之○諫○奈○何○曰○  
 子○夏○之○言○亦○論○其○常○理○耳○事○或○有○變○則○其○輕○重○之○間○又○有○所○  
 謂○權○者○不○可○以○執○一○論○也○今○乃○以○變○事○說○本○文○之○勞○與○諫○文○

西書答問 卷六  
理那得通。

子夏之門人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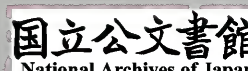
問子游譏子夏之教有末無本。子夏之辨似只重在教人有序以學者之分殊耳。尚未說到理一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就本末上說文勢不任呼起下文區以別矣。只應直下時解云。上三句言君子立教之心大公無有先後。譬諸草木二句另作一轉。言君子之教雖無先後而學者區類有別。不得分先後。竊疑其語氣未免隔闕。而君子之道前後看作兩樣。兩孰字竟似誰字之解。似乎有誤。時解又謂

首三句是說理一。君子之教未嘗分本末。所以破子游有末無本之言。如此則是理無本末。學其末而本即在。是疑亦未穩。請釋之。  
王承宗

洒掃應對進退。人事之當然。形而下者也。其所以當然者。天理之自然。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言之。則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一末一本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形而上者言之。則初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也。古人初學。只是教他洒掃應對進退而已。未便說到天理上。子夏之教。門人專以此。子游便要插一本字在裏面。子夏之意。非說無本。

末但言本末不分作兩段故曰君子之道將那件爲末當先而傳之將那件爲本當後而倦教特以學者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只是分其大小而教之有序耳若不量其造詣之淺深工夫之生熟語以事之當然卽語以理之所以然彼必失所依據其言旣難入而其事亦難從便是誣了他君子之道焉可如此躐等以強人也除非聖人合下便始終皆備只管做洒掃應對底事而精義入神便都在裏面了若學者自須從頭做去方得此節之旨其曲折蓋如此諸解之誤都因孰先傳焉兩句看得含糊惟將程子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

兩段事細心體味方得孰先傳焉二句之的解本末皆道不指教者之心蓋言君子之道以事物而言有本末有大小以全體而言無本末無大小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謂理無一可遺所以明子游以洒掃應對爲末而無本之過譬諸草木四句則言事有大小而教人必由其序使之先盡夫近小而後進之以遠大正所以極夫理無大小無本末之全體也否則是誣之矣又所以明子游欲於門人小子洒掃應對之內直教之精義入神之過子游過在厭末求本子夏意主循序漸進然不將語類或問印勘集注前後諸說亦何從得其把鼻





仕而優章

問時講謂兩優字不同。上優字是公餘暇日。下優字是學已成就。又謂集注只重盡其事。上然字一轉。是找出言外之意。非是兩說相須。然與周士人

仕與學理同而事異。一語足盡此章之旨。集注前說以其事異也。後說以其理同也。兩說皆發本文言之意。丟却一邊。不得此所謂學未及深說。或問云。亦學文之意耳。語類亦只以讀書言。故居官暇時便可為之。然考古今辨人物求制度。無非所以資其仕者。不徒幾篇詩古文詞及書啓類鈔已也。

優字丘云有餘力。即篇首弟子章行有餘力之意。或問取侯氏閒暇之說。蓋非必謂其沛然充足。有以過人。也不如此看。幾時當得箇優字說者。妄分異同。直是考之不詳在。

孟莊子章

問獻子有賢德。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能體親心。不湮先德。自是他能象賢。所以聖人獨以不改稱其孝。但曰難能。必有深意。請示。史載鰲

賢臣善政。易拂已私。語類引唐宗因立武昭儀。而不能。用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季文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諸善政。武

子便不能守以見例。莊子年少嗣位。時正喜事。季宿同朝。氣易習染。今却純用舊人。恪遵成憲。年少而不縱逸。處眾而不詭隨。只如不畜聚斂之臣。這箇不改。豈人所能。是之謂難。若不從難。能上想見其孝。只泛泛說箇善體親心。便屬皮膚。

衛公孫朝章

問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總承未墜在人。意已足了。又下莫不有三字。乃起下焉。不二字似認作足上語。不得。李廷或問明云道無適而非。唯所取而得。則又何時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後得師邪。此所謂人正如老

則師襄。張弘。郊子之傳耳。若入太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語類曰。詳味文意。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但聖人所以能無不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是有箇生而知之底本。領不然。則便是近世博雜之學。而非所以爲孔子焉。不二字承莫不有三字末句。要看常字焉。不學則焉不師。而亦非有常師。此句與上句不是合頭語。看而字可見。夫子天縱之將聖。所以賢於堯舜。正在於此時。講末句硬說孔子無師。殊失子貢立言本旨。

譬之宮牆章

問講章謂分別都在宮裏。不關牆事。牆之高卑。只以喻見之難易。非以此定聖賢分量也。一說宮喻裏面蘊蓄。牆喻所造地位。二者平看。又云不得其門而入。只見牆高難窺。尚未屬人。亦未說到難入處。宗廟即是宮。百官即宗廟中所有此數說。何如。秦家瑞

只看得其門者。或寡矣。便見得子貢設喻。固重在宮。尤重在牆。其言牆之卑為窺見。而設言牆之高為不見。而設言罕故不待入門一窺。便見牆高。故不得入門。則必不見室家與宗廟。百官對好字與美字。富字對及肩牆內。為家為室。縱美富只說得箇好字。註故曰室淺。數仞牆內。壯麗若宗廟。師濟若百官。莫非宮中之所有。註故曰宮廣。此等處全要領會大意。與尋常比物之體不同。不得其意。而泥其辭。便不得立言之妙。

子為恭也章

問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玩猶字。似是譬喻。而先輩有謂不作譬喻。只是兩兩相形如何。蕭培第大可為也。是著得力底。化不可為也。是著不得力底。猶比高

階而升。唯天之高不可階而升。兩句上虛下實。上句喚起下句。下句正了上句。混關以來。天生成。恁地高。夫子亦生成。是恁地高。任你用力。做到大處。便止了。才用力。便不是。化世無以階而升天者。夫子亦天而已。不是譬喻。亦不是形容。正是實實落落。一口道盡。使淺人亦自曉得。

問下節是上節注脚。正申明天不可階而升之意。是否。柳

奇志

上節已說盡。因夫子未得邦家。德行未著於四方。故子禽不知。遂言此節。而咏嘆其神化之妙。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如此。

兩節皆言夫子之德。上言大德教化之妙。經綸立本。焉有所倚。自非思勉之所可及。此言小德。川流之盛。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如之何其可及也。至誠至聖。總不相離。故此處以德業分配。與謂下節即上節注脚者。均於文義未安。

堯曰第二十

天之曆數章

問堯知舜之德。堪膺曆數。舜執其中。而用之。自當四海樂利。天祿永綏。今末二句。却用反說。何也。彭顯哲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聖人相授。直在天人之際。末

二句反說。正是咨字裏面意思。書傳所謂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是也。此堯所以為君道之極。而舜禹湯武皆莫之或易者。孔子告顏淵以四代之禮樂。而必以放鄭聲遠佞人為戒。正此意耳。

問舜亦以命禹。蒙引添人心惟危三句說。時講只指先執。其中一句說孰當。李之華

集注亦以此辭命之。此辭通指上節四句。未嘗專指先執。其中一語大禹謨可考也。但所謂比此加詳者。則謂人心惟危三句不及他語耳。今謂只以先執其中命之誤矣。

問堯舜咨命之辭。簡約湯武誓師之意。與施諸政事者較詳。雖是時勢不同。似亦可見揖讓征誅氣象。請示雷天麟

湯建中武建極。總是執中。且章意泛論帝王治天下之道。以明聖賢所傳之一致。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指。何曾分別帝王氣象乎。語類曰。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堯當時告舜。只說這一句。舜已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時怕禹尚未曉得。又添得人心惟危三句。這是執中以前底事。是教禹做工夫處。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個道。

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據此則湯討有罪執中之變局也  
 舉帝臣執中之急務也而皆本於帝心即上文兩天字之意  
 朕躬有罪即不能執中之戒萬方有罪即四海困窮之傲武  
 王自謹權量至舉逸民皆中道之所在事事有合信乎其能  
 執矣四方之政行焉天下之民歸心焉此所謂蕩蕩平平者  
 也正好對著四海困窮看古今只是一箇道理聖賢只是一  
 箇道法今不於事事物物上看這箇恰好道理以求其同却  
 要向揖讓征誅上見其異失之遠矣

問饒雙峯謂大賚是普及四海蓋主武城說昔皆宗之時

講有非之者未聞其詳張其輝

細看集注而以或問參之則知舊說之悖金正希先生此題  
 文不遵朱子而傍饒氏後生讀了不復知經注之意近時大  
 全精言始為洗出真大快事蓋集注之意言此所謂大賚與  
 書武成篇大賚於四海不同而與詩序相合詩之序曰賚大  
 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蓋克商賞功之事樂  
 記所謂將帥之士使為諸侯者也故大賚不當以散財發粟  
 賑恤貧窶為言乃大封功臣之謂善人即散畢樂諸臣是  
 克商後第一重務與湯之帝臣不蔽一例書云列爵惟五分

土惟三。正此事也。不然下文述武王之政事詳矣。安得無一語及封賞之理。又嘗見古史餘論曰。考之商周之初。大賚所富。已皆善人。而其土地廣狹。隨時合度。無尾大外強之患。以此看集註。尤爲明白。而俗下講章之謬。不必疑矣。

問。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疑此二語。似有比較強弱之意。柳和所

不德。則親戚亦皆離判。有德。則仁人無不順從。此治亂興亡之所關。天命人心之去留。胥在於是。不當以小智測度。

問。時講謂得眾民。任有功悅。只就見成者看。上數節已有

此意了。此只揭出寬信敏公四字。以示人是否。抑體此。泛論帝王之道。須照堯日數語立說。大凡曆數在躬者。必得眾人擁戴。使人倚靠得我。合做底事。無一廢弛。綱舉目張。而舉錯所及。莫不悅服。如此者。須有包含徧覆之量。至誠則怛之心。發強剛毅之德。大公無我之事。方是直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故能保四海而永天祿。四者之爲道。乃所由以允執其中者。便指四者爲中。則鵠突矣。或又以中字爲綱。四者爲目。總因誤認此中爲天下之大本耳。

尊五美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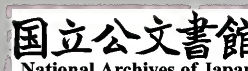
問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五段。注無明文。如何。吳楚材

或問所取諸說為得。蓋惠民以府庫之財。則費而不可以徧。因四時之和。因原隰之產。因五方之財。以阜物以厚生。何費之有。勞人自安。則人心怨。擇可勞而勞之者。以佚道使之。何怨之有。欲外物則為貪。仁者我所固有。求必得之。無物足以累其心。何貪之有。泰者安舒自得之謂。近於驕也。然君子之心。一主於敬。不以彼之眾寡小大而二其心。則其自處未嘗不安。何驕之有。作威而欲人之畏已。則必至於猛。下其衣冠。尊其瞻視。以自脩而已。民望而不敢慢。非欲人之畏已也。何猛之有。

不知命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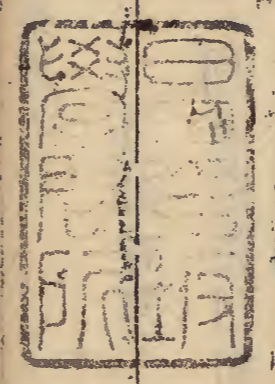
問黃勉齋曰。知命。知其在天者。知禮。知其已在己者。知言。知其在人者。如此分看。如何。張世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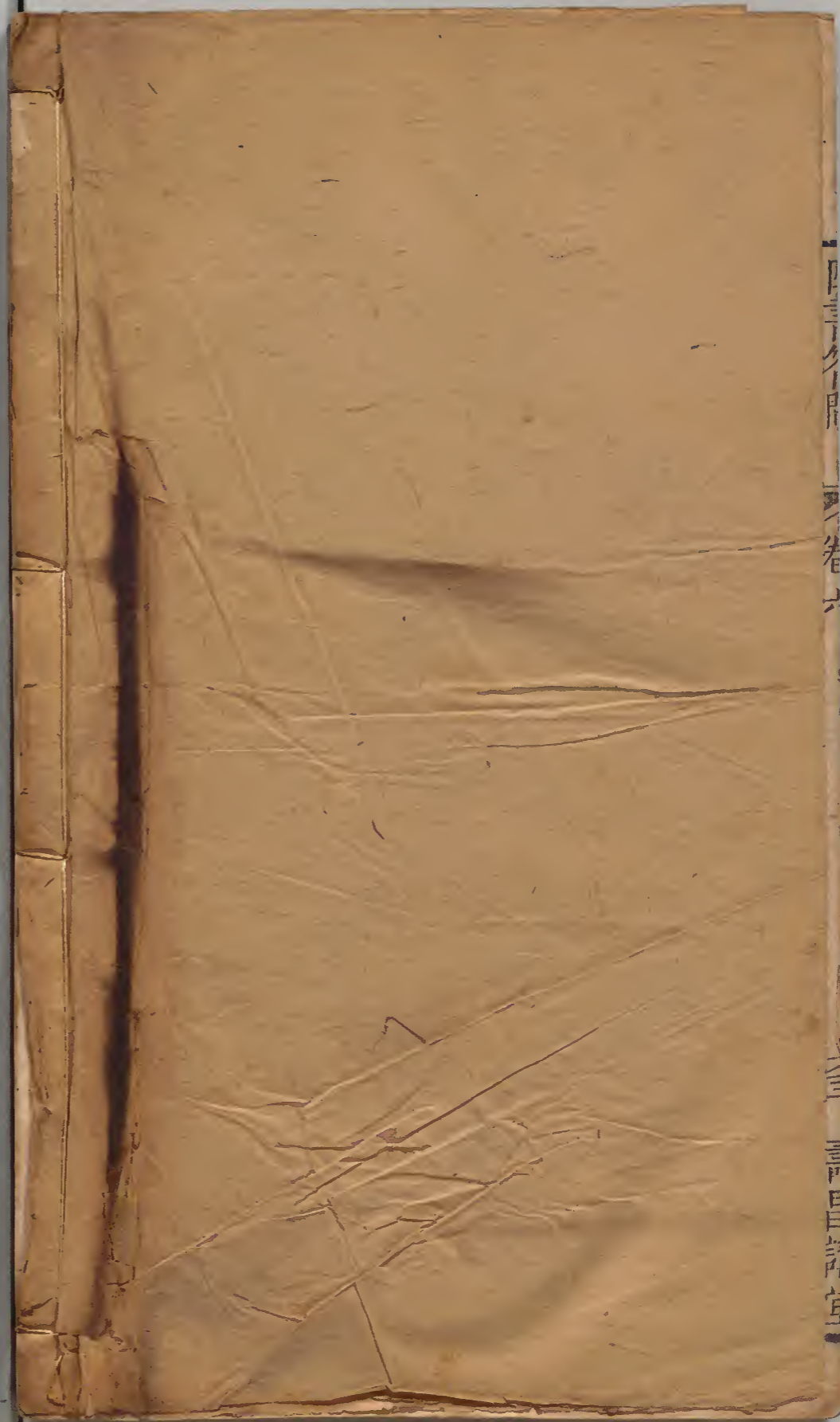
此說甚混。不可為訓。五十而知天命。知理之所自來。此不知命。是說死生富貴之命。槩曰。知其在天者。不得三者之知。皆是。知其已在己者。言雖屬人。而其言之是非得失。所以然者。其理則在於我。知之而因以知其人。則古今賢不肖皆不足以蔽吾心之明。此即大學所謂物格知至。中庸所謂明善誠身。





孟子所謂盡心知性。故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時講  
都將知言知人看淺了。孟子知言而後。只有程朱下此皆難  
言之。





四言句集  
卷六  
三  
三